

苏叔阳

假面舞会

潮汐文丛



假面舞会

苏叔阳

花城出版社

假面舞会

苏叔阳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0.75印张 5插页 210,000字

1987年10月第1版 1987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6,880册

书号: 10261·964

标准书号: ISBN 7—5360—0044—8/I·43

定价: 2.30 元

内 容 提 要

以话剧《丹心谱》、长篇小说《故土》等作品蜚声文坛的中年作家苏叔阳，擅长于都市生活窥测、捕捉现代意识；擅长于人生琐事体察、探索个性与心态变化。他以浓郁的京味，幽默的语言，深刻的哲理，向读者展示了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勾勒了一幅幅饶有韵味的风俗画。本小说集中的短篇小说《生死之间》、《同等学力》、《末班车》等，均是作者寓哲理于平凡，对人生价值思索的短小精品。四部中篇小说，都以当今人们关注的社会问题展开故事情节，强烈地拨动了读者的心弦。《假面舞会》，以中青年的爱情纠葛为主线，鞭挞虚伪，歌颂真诚。《但愿心相知》则通过一个青年对人生迷惘和困扰的解脱，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理解和沟通的可贵。

本书题材多样，手法各异，读来耐人寻味。显示了作者思想的敏锐和文学语言独特的风格。



作家小传

苏叔阳，1938年10月生于河北保定。1960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此后曾先后在中国人民大学、河北北京师范学院、北京中医学院任教。其间，还曾在工厂作过两年钣金钳工。五十年代开始发表诗歌、曲艺作品。曾以舒扬、余平夫为笔名。1978年以话剧《丹心谱》正式走上文坛，同年9月调入北京电影制片厂任编剧至今。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故土》；短篇小说集《婚礼集》；传记文学《大地的儿子——周恩来的故事》；话剧剧本《丹心谱》、《左邻右舍》、《家庭大事》、《灵魂的审判》、《恭贺新禧》、《幸福回旋曲》等；电影文学剧本《丹心谱》、《春雨潇潇》、《夕照街》、《密林中的小木屋》、《盛开的月季花》、《国王与皇帝》等；抒情诗集《关于爱》。

人世诸品

蘇叔陽

人世間的事有許多都難以說清。比如去去
吧。您可以早去，您可以初去；可以熱去、單
去、苦去，去則如醉如痴，甚至可以不去或失
去。但是您絕說不宜去去的滋味，去去的經驗
，去去的種子心去。

有人常：您不可問對方：“您愛我什麼
？”這問題其實很難回答。去者是曾被去者這
個人，這優點與缺點。自然，沒有人單獨生缺
陷完美，然而沒有這缺陷，那人也就不存在。
您說是不是？去去的事，難以說清。

再比如說生與死。馬氏以兩個細胞，那
巧那么才地撞到一起，撞到一起就結為一隊，
漸：變成一個嬰兒。這嬰兒馬氏一出生就哭

战胜自己（代序）

这是我的第二个小说集子。隔了几年才奉献给读者这么一本，说明我写的小说不多。数量不多，并不意味着精雕细刻。虽然其中有的得过奖、受到过好评，但是最知道个人有多少斤两的莫过于自己。这两年，我常常感到自己的迟钝和愚笨。有许多人与事为我不能理解，有时还连同自己在其中。在写法上，也常陷入迷惘。有人说我应当循着《夕照街》、《左邻右舍》的路子写小说，这是我的特点；又有人说，我应当沿着《汽车号码的过失》、《泰山进香记》等小说的路子向前走，这才是我真正具备的潜力，并且区别于他人。写作者当然希望自己的作品和别人不一样，有自己独特的印记。然而，这独特应当是自己的特长，而非特短。并且，这特长，与别人相比也真正是长，而非短。正如鲁迅先生所说，不能以自己脸上的肿瘤这个特点，骄示于人。可是，真正知道自己有什么长处，也并非易事。同时，长处也须发展，才能保持。这就要不断地摸索，不断地追求，自己给自己出难题儿，自己给自己使绊儿。倘使，自己战胜了自己，那便有一次进步。当然，自己让自己的难题儿难住，自己把自己绊倒的时候也不少。我想，这应当是允许的。一个作家的风格，

应当是他一生全部主要作品的总结。其间，应当允许他有细微甚至巨大的变化。东撞一头，西闯一头，撞来闯去，终于写顺了，写惯了，形成了大致固定的叙述方式和角度，主要表现的人与事，情与理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可是，这风格是否就是他一生探索出来的最佳方案，也不一定。也许，当初他摸索时曾经有过上佳之作，然而却被他自己和别人忽略了，反而选中了不佳方案。谁敢保证不出这种事儿？

这么多的“也许”，“或者”，把我弄得迷惑。于是，我这么写一篇，那么写一篇，连叙述语言，也变来换去。读者从这本小说集里便可看到我的这副窘相。人本长得丑，就不必讳言自己不漂亮。我有胆量给这个集子，正是想告诉读者，我还在认真地自己跟自己“较劲儿”。我相信，总有一天，我会想出点儿名堂，写得比今天好一点。要是没有这点儿自信，我也就该搁下笔，去干点儿更有实效的工作了。

认识自己，不容易；战胜自己，更不易。这就是近两年来的，我的一丁点儿体会，奉献给我亲爱的读者。

1986年3月2日于广州

目 录

战胜自己(代序)	1
生死之间	1
贵妃陵情话	18
但愿心相知	53
流星	136
假面舞会	206
孙小二经商	296
我的两位邻居	308
同等学力	314
鸟的悲剧	321
末班车	326
牛年——本命年	333

生 死 之 间

您到底来了。坐，您坐。喝茶，早就沏了，正酽，您能上我们这儿来聊聊，可真不易。没有一位作家肯上我们这儿来体验生活。提起我们这单位，人家头皮子发麻：火葬场。这是一。二来呢，人家都觉着我们这儿没生活，净“死活”。我们这帮子大俗人入不了文学跟艺术的殿堂。好像小说里一写上我们，我们浑身的尸首味儿就会把百花儿都熏蔫了，把艺术之神吓跑了，连她的琴也扔在我们那焚尸炉里。他们觉着我们这儿是庸人俗事，跟生活的洪流不沾边儿，合着我们跟死神是哥儿们。他们老写医院，老写医生——我并不反对写这个，可是，我们跟医院是流水作业呀，他们治不了的就往我们这儿送。凭什么就把医院歌颂得神圣得不得了，把我们这儿贬得一钱不值呢，说我们的生活跟哲理无缘？倘或没

了哲理，文学艺术就没了灵魂，是，这话不错。可说这话的大爷糊涂哇，生与死，从来就透着神秘，所有的宗教都跟阴间、来世相联系着。宗教是不是哲学？火葬场里头会没有哲理？他是纯粹的外行。说透点儿吧，这些个人是瞧不上我们，觉着我们整天跟死人打交道，和死人也就差不多。旧社会把我们叫“〇作”，下九流的最末一流。这思想，想今儿也还有普遍性。虽说，每位作家，早晚吧，也得成了我们的“业务”，可这会儿，他们老觉着离我们越远越好。其实呢，我们接待过的作家、艺术家多了去啦，那边儿，足可以成立一个电影制片厂、乐团、歌舞团、话剧团，外带成立一个挺大的作家协会，绝不比这边儿质量差多少，您信不信？

您来了，好。我们知道，您也差一点儿干了我们这行。甭瞪眼，我们也会打听。上回，我们跟您差一点儿进去工作的那个火葬场交流经验，怎么搞好团的工作——我们这儿也有青年：男的、女的，都有；也有知识分子，虽说程度不高，可高中毕业生也有一批。我就是高中毕业。——那个兄弟单位指着您的名儿问我们：“知道谁谁谁不？”“知道。”“他差点儿进我们这儿工作，宣传火葬的好处。人家这会儿是作家啦！”我知道，那会儿您正走背字儿。可从火葬场里成长起几位作家、诗人、画家、音乐家、科学家，也不是没有可能的事情，干嘛总那么踩乎我们呢？您说是不？

哟，说了这么多废话，还没到正题儿上。你是想问问我，我的家，我爱人这些个事，对吧？

打哪儿说起呢？

先说我父亲吧。老爷子伺候了一辈子死人。他从来没闹过情绪。他老说：

“人生一世，到时儿都有这么一回。善待别人，等于善待自己。活着的时候儿，人有王公卿侯、杠户、叫花子之分；一闭眼，大家伙儿可就平等啦。那边儿，不兴耀武扬威。倘或有那路人死心不死的主儿，还想爬在人上头，没门！那边儿有咱们的革命家，高台儿上一站，集合个成千上万的部下，为民除害闹个革命，建个平等的社会，比这边儿容易得多。”

您听，老爷子这话，有没有哲理，有没有幻想，有没有诗意？

他老还常说：“咱们善待死者，就是让活着的人，心里头得到份儿安慰，好更踏实地干自己的事由儿。咱这也是为国为民出力。”

这叫没有觉悟？自然，他也有点儿迷信。他临死的时候儿——也是由我们这儿过的境——对我们说：“甭难过，人死如灯灭。我在那边儿朋友多。别看我这会儿一个人先过去，到那边儿，朋友们你帮一把，我帮一把，我这灯就又点着啦。”老爷子是笑眯滋儿过去的。

他有什么不安心的？他没有理亏之事。逢到火化之前，他看到哪位死者身上穿得过于地讲究了，戴着顶好的手表、钢笔什么的，他就劝死者的家属：

“留下他外头穿的这好衣裳吧，那边儿不冷，也不讲究穿戴。还有这手表、钢笔，也留下。那边儿用不着，都是自

动地报时，用打字机写文章。您留下呢，一来是个纪念，二来能派上个用场。烧，也是白烧啦。”

十年大折腾那会儿，火葬场整天派来些整死的，冤死的，横死的。老爷子一律善待。照旧给他们洗净了脸面，擦掉了在这边儿得到的不公平的痕迹。不是没人干涉呀！有时候，瘟神一样的活着的主儿，斥撻他：

“老家伙，你有阶级立场没有？”

老爷子翻翻眼皮，细声细气地告诉他：

“别嚷嚷，他魂儿还没走。嚷急了，他老跟着你，白天晚上缠着你，你乐意？再说，这是我们的工作，有我们工作的制度跟要求。要不，劳驾您了，您自个儿把这位搭在炉子里头。何苦呢？您要到了这份儿上，也这么大花脸儿地过去？”

我不知道你们作家怎么看我们老爷子这种人，他算不算善良？算不算心灵美？值不值当写？

还有一回，老爷子跟一个当时挺有名的笔杆子辩论。那位理论家是来监督烧一位屈死的“老机会主义者”的。

老爷子说：“人跟尸首没多大的区别，也就是一口气儿。可没气儿的活人和有气儿的尸首，多了去啦，数也数不清。”

这句话噎倒了那位理论家。下回会让我们场头儿调查老爷子的三代。

场头儿一跺脚，说：

“嗨，三代子猴硷工，揪出来也还是烧死人。甭查了。”

这就是当时的“革命”。连老爷子这哲理也打不倒。您说不是吗？看看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和将要去的那个世界，您难道不觉得老爷子说的是真理？那边儿，有许多永远没着

的死者，这边儿，已经死了的活人，也不在少数。

我自己？没什么好谈的。

我高中毕业，没考上学。我爸爸说：

“还干我这行儿吧。现在单位里缺年轻人，谁都不愿意来。再这么下去，死者该摆成架啦。社会主义呀，总不能活着的时候儿挺痛快，死了，挨个儿排长队吧？咱这儿不是银行储蓄所，而是专门存尸首。早点儿掘他们送走，死的活的，两心安呐。去吧，小子。这不是没出息的活儿。你是团员，带个头儿。”

我那时候儿思想斗争挺激烈，心里头难受。我有个女朋友，初中毕业生，收破烂儿的。她长得漂亮、水灵，脸上老是带着笑。我也说一句洋话，显着自己也高雅一点儿吧，这会儿时兴这个。我那女朋友的笑脸儿，挺像达·芬奇画的《蒙娜丽莎》，是一种所谓永恒的神秘的微笑。我们俩从小儿在一起，感情自然是非常之好。我们虽没有明说，但话里话外，眉梢眼角所透出来的那点儿意思，是彼此都清楚的。我爱她，她也喜欢我。您打年轻时候过过，您知道初恋的滋味儿。火烧火燎，那是淡而无味的形容词儿。又苦又甜，我才觉着合乎实际。心里头老是坠着什么东西，巴不得看见她的身影儿，听见她的脚步声儿，愿意老是在小风儿和细雨里头跟她悄没声儿地走哇，走。心里头好像有说不完的话，可见到她，却只有沉默，只有瞪着眼、不错眼珠儿地傻瞧着她的份儿。有一首日本歌曲叫《海滨》，说：“想起青梅竹马，我心绪更惆怅。”哎，惆怅，这话对。您想，有这么一位老是让我惆

怅的温存漂亮的女朋友，我的心能平静吗？可我相信她，相信她不是那种势利眼的姑娘。相信她懂得人总要死，在去往另一个世界的关口上，总得有人把死者的脸面收拾得更安详更受看一点儿，总得有人把他们运出活人的国境。她也会有这一天，她不会瞧不起那些在她最后的时候帮助她净化的朋友。所以，我下了决心，在爱情和工作的选择上，我把工作放在了第一位，而且相信爱情和烧死人没有不可调和的矛盾。

可是，我错了。

当我跟她说我要去火葬场工作的那一天，她告诉我，电影厂请她去拍电影。她怎么也受不了这个实践的判决。她简直想像不出一位电影明星怎么跟一个烧死人的工人一块儿走在大街上，更甭说上公园儿去观赏玫瑰和牡丹，在柳树荫下一块儿划船。清风、细雨、鲜花、绿草、诗与音乐，都同生命连在一起，留给死人的只有黑暗。我天天和死人作伴，于是我就被判定为准死人，半死人，与这些美绝了缘。所以，她二话没说——当然，她流了眼泪，可这拦不住她同我诀别，我们从此就“拜拜”了。

您看，人的荣辱，差别就在顷刻之间。在宣布请她拍电影的那几分钟里，她变了，由一个收破烂儿的“下贱的”姑娘，变成了耀眼的明星。我呢，只是咯噔一下儿，不会比这个时间更长，下决心去当烧死人的工人，立刻就从不算低贱的知识青年沦为下九流的最末一流，沦为不齿于文学艺术，也不齿于高雅的理论家的最下贱的人。可是，在这短短的一念之间，无论我们俩当中的哪一个，又无论在学识上还是在

漂亮的程度上，更甭说身体与眼睫毛的长度上，都没有增长一分一厘。可是，身价与荣辱，连同整个社会的舆论与观感，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在那一刻之前，我们俩是般配的；而那一刻之后，我们俩成了绝缘体。这叫什么？如今她的照片儿印在日历上，一年之中让人们整整瞧她一个月。我呢，在这一个月里要打发许多同时代的人急忙忙奔向另一个国度。你们作家老是说生活，您分析过没有，我们俩在一刻之间便界限分明地生活？

不，我没那么狭隘，看见别人成名成家就气不愤儿，恨不得把他们都拉下来；我也不主张把挂历上的电影明星照片儿都换下来。不管怎么说，漂亮姑娘的照片儿，总比把我的照片儿印到挂历上受看。谁肯花钱一个月一个月地老瞅着个傻小子呢？我是说，人们命运的差别，甚而品格的高下，生或者死，往往在乎顷刻之间。俗话说，您赶到“点儿上”了。正好比火车站的调车场，在岔道口分车，这辆往东，那辆往西。没必要把东去的车捧成神速的火箭，也用不着把西往的车说成缺轱辘少轴。社会要分工啊，没有我们殒殁工人，人死了就没处儿打发。哪位不服，哪位死一回试试。

就说您自己吧，倘或那时候儿您真的也进了火化场工作，而且碰上个死羊眼的领导，甭管您写出什么样儿的锦绣文章，他说死了就是不答应调出您来，您今日会是什么样儿？会不会四处受到欢迎与鼓掌？说不定有人瞧见您，会如同瞧见我一样，老远就捂起鼻子，怕尸首味儿揉搓了他的心肺。可您自个儿无论是在火葬场当工人还是当作家，自身

的价值变了没有？没有哇。您还是这么高，或许没有这么胖。生活呀，自有它自己的规律，现时无论什么社会科学还不能完全说清楚这一切，干嘛老是为荣辱高低，争强斗狠呢？成功了，鼻子翘到天上，失败了——也未必是失败——就寻死，上吊抹脖子，喝滴滴畏，给我们添乱。重要的在乎认识自身。自个儿瞧得起自个儿，这就全齐了。

瞧，我又发了一天通牢骚。

还是说她吧，我那从前的女朋友，如今的电影明星，她碰上我，没人的时候，离我三尺说一两句话儿，要是有人，她那好看的脖子那么一扭，给我个后脑勺儿。我不爱理她，甭管有人没人。

听说，她搞了四五回对象，跟在农贸市场买鸡一样，拎起鸡脖子细细地掂量。两年前，她到底结婚了，这兴许是那第六位候选者。还真不赖，她结婚那天，给了我一张请帖。我本不想去，可我妈老是叨叨：

“树大呐，还是去瞅瞅吧。要说呢，二丫儿也算没忘了当初你们那点儿情分。还惦记着你这火化工。去给人家道个喜，别让人家瞧着我们小肚鸡肠，也别让人家觉着我们比别人矮半截。去，换上你那套毛料儿衣裳，让大伙儿瞅瞅，烧死人的不比电影上那小伙子丑多少。买点儿厚礼，甭让人以为咱们没钱。”

这是老人的那点自我刚强劲儿。我不能驳老太太的话，我照她的吩咐，去给二丫儿贺喜。

那婚礼，场面不大，可着气派。连每位来宾都像是外国